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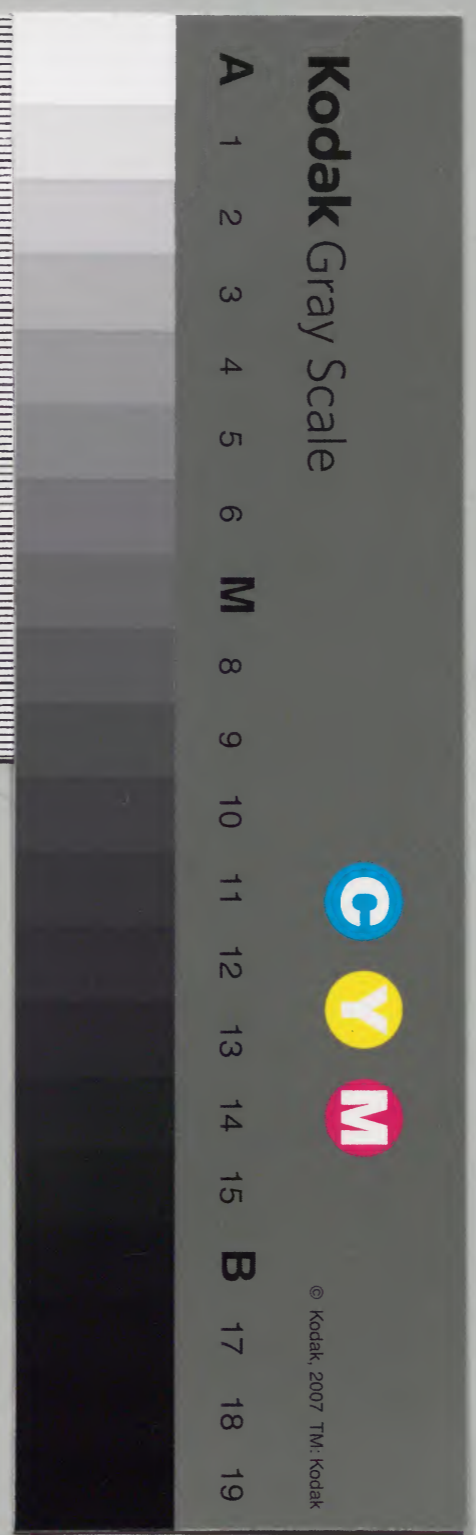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

九十

			三	漢
		九	三	書
	四	五	一	門
四	架	函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1
冊數	11(5)
函號	剛 64 10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懷讓禪師第三世上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人

潭州馮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蘗希運禪師

法要附卷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百丈山涅槃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已上十人見錄

高安無畏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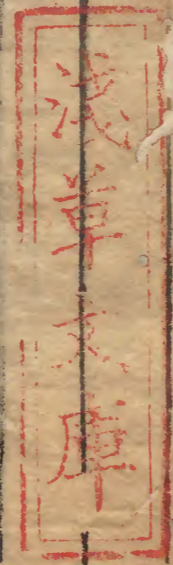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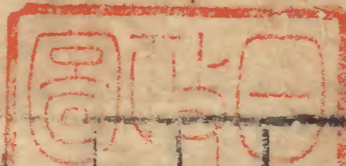
東巖道曠禪師

邠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吉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禎州羅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僊山梵雲禪師

江州廬山操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遼山藏術禪師

昇州祇闍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千和尚已上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

虔州處微禪師一人見錄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已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

壽州良遂禪師一人見錄

新羅國無深禪師又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一人見錄

舒州景諸禪師

莊嚴寺光肇禪師

潭州慕輔山昭禪師已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暉禪師法嗣一十六人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

朗州古堤和尚

河中公畿和尚已上六人見錄

栢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寶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祐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法嗣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

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

乘經律二十二遍江西參百丈大智禪師百丈見許之入室遂居

夏

瀉山

傳第九

二

百丈火好

會元云
孔馬頭陀自湖南
來滬山在湖南
尋山名大為是
下五百人善知識
所居之處又老僧
住德不云云

參學之首百丈問誰師曰靈佑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
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小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
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覓佛
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
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只是無虛妄
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
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滬山可乎
司馬頭陀參禪外溢倫
之聖兼第地理諸方為院
多取對云滬山奇絕可聚千五百眾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
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眾中
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麻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坐來
即華林
和尚也
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警效聲行數步對云此人不可又
令第坐來師也頭陀云此正是滬山主也百丈又是夜召師入室
囑云吾化緣在此滬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人

便出

會元無行字

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云若能對
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拍淨瓶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
喚作什麼華林云不可喚作木椽也百丈不肯乃問師師踢倒
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坐輪却出也遂遣師住滬山是山嶺絕實
無人煙師猿猴為伍橡栗充食山中居民稍稍知之師眾共
營林宇連率本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
豈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師上堂示眾云夫道人心質直無偽無
背無面無詐安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
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灑灑過患若無如許多惡
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潭清淨無為澹泊行無礙換
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云若
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
得不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果淨

真悟得本

真悟得本

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
 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
 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萬行門中不捨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直常理
 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
 山云莫只遮个便是麼師云遮个是什麼仰山云大好燈籠師
 云果然不識百師謂眾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舊本云大識今改作大機
 大機而第六卷九峯慧禪師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中庵主云和尚恁
 麼道意旨何如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躡住歸
 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拈
 掌大笑師云眾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
 喫粥肚餓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使聞云將知為山裏裏無人普請摘茶
 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又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

撼茶拈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采審和尚如何師良
 父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過在行處師
 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為眾說法師云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
 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安云云云云和尚踏過古人事也雪峯問之師謂仰
 山曰寂子速道莫久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
 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
 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
 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
 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躡衣次提起
 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底裏無作麼
 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
 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師
 忽問仰山汝春閒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

師云傳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
 麼院主無對曹出云也知和尚不與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坐第一坐來師云我喚第一坐汝
 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出云若令侍者喚不來法眼別適來侍者喚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用輪
 師作面相問何以瘦个僧云和尚恁麼話語諸方大有不肯在
 師云貧道即恁麼閣梨作麼生僧云還見用輪麼師云閣梨恁
 麼道此間大有不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云巖
 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
 何雲巖云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魏魏堂堂
 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不甬處師過
 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
 个什麼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見仰山云雖然如此行義道中
 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
 次拍柏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瘦个柏樹子師却拍背

後思云處阿翁向後亦有五百眾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
 歸師云不好也末仰山云好也師云作青身作黃身作不
 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其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提起
 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麼箇師云此是搗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
 寒个寒仰山云大家在渡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
 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講和尚不
 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拜師云何故無禮僧無
 對和尚不格石霜會下有一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
 柴仰山見一禪客歌將一概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
 道無入會禪好歸與似爲山云今日一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
 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又被吾甚破雲巖錫山勘
 處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
 云我適來得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山取盆水與師洗面小頃

傳高九一

五

香巖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
 香巖乃點一碗茶來師云子見解過於秋葉子僧云不作馮山頂
 笠無由得到莫徭村如何是馮山頂笠師即躡之師上堂示眾
 云老僧百年後向牛作一頭水牯牛左脇畫五字云馮山僧其
 甲此時喚作馮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馮山僧喚
 作什麼即得重唐代云師無異號其福代作圓相托起古須云馮山師敷揚宗
 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人唐大中七年正
 月九日蓋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初謚
 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蘗布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額際隆起如
 肉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
 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持笠植杖而止其僧
 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

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遮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
 大乘法器我功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
 百丈問曰從上宗承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絕
 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个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
 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日問師什麼處去來
 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百丈曰眾見不蟲麼師便作虎聲百丈
 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榔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眾
 曰大雄山下有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百
 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麼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
 什麼擇師舉起刀子南泉曰大家擇菜去日南泉謂師曰老僧
 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
 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異大笠子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
 千世界揔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響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

州大安寺海眾奔湊裴相國休鎮死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
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多之又請師到郡以所解編示師
師接置於坐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公云不測師云若便恁麼
會得猶較此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示裴乃贈詩王章曰
自從木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樓蜀水淨盃今
日渡章濱王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
子不知將法付何人觀前所叙則運禪師居洪州大安寺後裴公在宣州期寺請師居之章曰黃蘗而贈以詩也然所叙之事與詩意全不相合今詳此詩乃裴公在洪州時作也言掛錫十年樓蜀水者謂師先往高安之黃蘗已十年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縣有蜀水建成者即唐之高安縣也淨盃今日渡章濱者謂自黃蘗請師來至洪城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贛縣西南北入大江洪州城在章水之濱而郡名豫章也裴公作傳心法要序云有大禪師號希運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莊高安下海眾常千餘人子會昌三年廉于鍾陵白山迎至州與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廉于宛凌復禮迎至所部高開元寺云云鍾陵洪州也宛陵宣州也觀此序所述亦謂師先住高安黃蘗而裴公請至洪州與前詩正合逮其廉于宣州雖復迎請師但高開元寺而已初無建寺之說不知本章何以差誤若此蓋當以裴公法要序與詩為正且會昌三年武宗廢教其二年言師居黃蘗已十載此必世之理也裴公在宣州請師乃大中重興之後而師再聚徒於黃蘗之時也故于項南公章中云大中公裴公出撫死陵請黃蘗和尚出山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不閉山風盛于而南公隨之也其餘在裴公章中辨之矣師亦無喜色自爾黃蘗不閉山風盛于江表矣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趁

酒糟漢
散云盡是喫酒糟漢

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千人處便去不
可只面熱開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木漢便從頂上二
錘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成糞米供養可中拗似汝如此容易
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
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聚眾開化
為什麼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聞利不見馬大師下
有平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又夫出
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
未知向上關挨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是事直不能體會
得但知學言語念偈及袋裏女著到處稱我會禪還疑得汝生死
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才見人明來便識得汝也還知麼急
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生明眼人笑汝久後摠被俗
漢筭將去在且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之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

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規涯

後唐末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子母

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

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

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

云會即便會莫初初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大慈山上堂云僧不

解答話只能識病時有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坐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安作病

祖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某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揆是病若言是病出來又作處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云般若以

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自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

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辭師云去什麻處僧云暫去江

西師云我勞汝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麻事師云將取老僧去

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

洞山云閣梨華合意麼道僧云和尚作麼生洞山云得法眼別云和尚若

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云衆云說得云不知行取更

說得更不知行取更洞山云我不廷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

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後屬

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

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僧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覺聖

賢問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躡乃結茅雜草宴寂林下日居

影諸為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

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拄杖其

僧近前把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拄杖師曰作

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閣梨造次僧大笑師曰這个師僧

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禪清物

表隨緣飲味更復何為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

宋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錫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

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辭師云閣梨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

師豎起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遮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

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

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去莫謗老僧

在遮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遮裏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

僧豎起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

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

亦為久東語西語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即仰山也沙彌後舉問取

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後問滿山如何出

沙彌仰山

得井中又為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滿山曰出也及往仰山嘗舉前語

謂眾曰我耽源處得名滿山處得地

福州太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檗山受業聽習律乘

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

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

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

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百

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久犯人由按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

參祐禪師創居為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眾請

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捩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

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趁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

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樹牽緣妄想惡見垢欲不淨眾生之

心則以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為山三十來年

上堂

末

契溪山飯局。溪山采不與子。為山禪。只看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
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
作个。這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越亦不去也。彼諸人各
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來一切善惡
音響。六門盡是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彼自不識。取影在四大
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
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豪髮。即不見。故誌公
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無境上施。為。渾大有問。一切施。為。是法
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為。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
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這个是五蘊。師云。這
个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个是
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形現前。不存。執
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遠。師云。而。師云。向上。事。何

雪峯和尚

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透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
西。不見師。乃云。好个法堂。只是無。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
雪峯和尚。因。采得。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本自天然。不假
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又問。師佛在何
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
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
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亂將軍。師大化。聞
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蘗寺。示疾而終。塔于
楞伽山。勅謚圓智禪師。證真之塔。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木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文。開悟。却
回本寺。受業。師問。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口並無事業。遂遣
執役。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拈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
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百在窻下看經。蜂

厚高七

逐有偈曰空門不肯

我意也大癡百年

鑽故紙何日出頭時

子投窻紙求出師觀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
 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曰蓋市師曰某
 甲蒙自入和尚拍不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生鼻致齋請
 師說法師登坐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
 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
 載臨遷化剝沐聲鍾告眾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眾
 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眾皆傾聆師儼然順寂
 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慕空時人謂
 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坐主禮底是什麼師云是佛
 禪者乃拍案云選个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
 今由所問某甲未如意旨如何禪者云坐主幾夏邪師云一夏禪

者云選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為禪
 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謂百丈填釋疑
 情有又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尚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
 人其人應諾師拍案擱樹子其師曰令仰其蔣林子來仰山將到
 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林子那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
 師云選邊是什麼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
 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目錄及正宗衛國院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
 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過但知見疑師因疾有以來問疾師不
 出其人云及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遺和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鑽
 盛鉢楷侍者擊出至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歸宗案列云

遺常作座

會元

惟政禪師收馬祖下

有老宿問師定當

等語

涅槃和尚收百丈下

有說大義語

會元云南泉曰某甲

即德慶和尚作一生

師云我又不是善知識

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

某甲不會請和尚說

師云我大然于世說了

也公師于南泉問答顯

倒載之不知孰是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此傳舊在卷一馬祖法嗣中大珠和尚之下今以撥綠推之即移入此卷

所撰涅槃和尚明矣又稱南泉為師伯則知其屬百丈海公亦明矣雖然惟政法正二名不同蓋傳寫之誤耳

辨而俱存之益黃碑為三也而文稱公事施乃云文涅槃和尚是海山嗣子而海公之後此尤大謬也不足取矣一日

謂僧曰汝與我開田了我為汝說大義僧開田歸請師說大

義師乃展開兩手有老宿見曰影透窓問師曰為復惚就

曰就惚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

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

師曰恁麼即說似人底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

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

說曰我大殺為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

因京路逢官人命與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

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問云此巖有主也無師云有僧

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村裏覓什麼其僧入問如何是巖中主師

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小師

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

師喝云遮打野漢清田和尚曰與瑤上坐前次師敲繩牀示

瑤亦敲示師云老僧敲有不善巧上坐敲有何道理瑤曰某甲

敲有不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匙盞子瑤云善知識眼應須

恁麼前茶了瑤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

別有也云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

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無語師云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

用云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恁麼累我亦然打擲用便

笑曰明月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

且作麼生侍者云不效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

者云誰敢問著某甲師云至于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

清田至別有也別作章

會元

會元

師同大于南用茶

堂云又師字作于

把字下有定字

侍者到看作于

侍者到

師云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虔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為同為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證不得隨他聲色轉禪曰如何是亦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物是物不是汝今作麼生僧無對

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個是慧寂師曰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

麻谷曰遮鉢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遮裏作麼

對曰良俗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俗俗應諾師曰是什麼作無語師曰好个佛只是無光燄

京兆章敬寺懷輝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辨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菩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比揚

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為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為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臨無惑名慧帝曰何為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由施誘述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

仰山

山

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六至祖師空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
帝曰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為
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
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大在人非小而現天現人能勇能文非始非終
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
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
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
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章提布權開十
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
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
讚皆為最上乘如百川眾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
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
法如何對曰佛之化實無法喪矣但示眾入各各自性同一

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
故經云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
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
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
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
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
性起用如人喫飯不口便飽是日辯師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
禪師仍勸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
元和元年潤州舟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慕禪那初謁
禪師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惟雖默然真
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同遊建陽受
郡人葉珍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

作暉章
揮敬懷暉禪師也

瑜請於龜山開荆曰示眾曰動容明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
 佛乃說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
 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眾曰明月分
 形處處新白衣寧隊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為長
 者身其二曰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支況我聖朝無
 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暨軍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
 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初謚歸寂禪師塔曰松真
 朗州東岳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
 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
 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
 僧看仰山曰昨到瀉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
 可宣師曰真師子兒大師子乳
 金州操禪師曰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

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
 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來即受我在米果
 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又遭賊意如何廣
三頁見維頭利不見盤頭去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
 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又手近
 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瀉山得寂問曰和
 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敬得
 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
 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黃蘗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河東裴休集

有大禪師號希運在洪州高安縣黃蘗山就馬峯下乃曹谿六祖
 之嫡孫百丈之子西堂之姪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心更無

別法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中照耀靜無纖埃
 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
 直下便是動念則乖然後為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
 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覩相而悟往來海眾常千餘人予會
 昌二年廉于鍾陵自山迎至州慈龍興寺具問道大中二年廉
 于宛陵復禮迎至所部萬開元寺旦受法退而紀之于得王佩
 為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
 僧大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請長老法眾問與往日常所
 親聞同異何如也時大唐大中十年十月自謹記自後每段各紀歲月合刪繁簡
 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
 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
 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差猶如虛
 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差異但

是眾生著相外表轉失使佛真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
 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眾生
 即是佛佛即是心為眾生時此心不滅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
 亦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則施緣息則
 寂若不決定信此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淨明猶如虛空無一點相
 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來無著相佛修亦度
 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來無次第佛但悟心更無少法
 可得此則真佛佛與眾生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
 日輪照四天下日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後暗徧
 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景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
 佛與眾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眾生
 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此人作此解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即

是著相之故唯此心更無微塵許少法可得即是佛今學道人心
 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空向外求佛著相修行此即是惡法非
 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人不可得無心者無
 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外如木石不動不轉內外如虛空不塞不礙
 無能無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趣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
 無棲泊處故望涯而退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真空無礙
 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淨
 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號為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
 人皆有之不離心悟之即是今學道人不自心中悟乃於心外求著
 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此沙諸佛菩薩釋梵諸
 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踏踐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
 沙亦不貪糞溺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
 佛更無差殊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

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有遲疾有聞
 法不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
 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即住更無可修更無可證實無所得
 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歷
 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
 造善枉受勞苦摠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外無法此心
 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即成有默契而已
 絕諸思量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
 之蠢動畜生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只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
 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認直下
 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三僧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念
 證時只元來自佛回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摠是夢
 中妄為故如不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妄有所得然燈

即不授記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
 淨心與眾生諸佛世界尚有一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
 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徧照世人不悟只認見聞覺知為
 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觀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
 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惟認見聞覺
 知為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
 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
 知上起見解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見心亦
 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往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世間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別有正法可證可取遂將
 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
 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額珠隱於額內向外求覓
 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拍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學道人迷

五眼由眼天眼
 法眼佛
 眼

五語真語實
 如木註
 不異

自本心不認為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果位歷劫勤
 求元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
 住無依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及證道時只證本心佛歷
 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只得本額珠不關向外尋求之
 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
 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學道人勿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
 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
 無主六根本塵示識和合塵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
 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為患隨事給
 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
 離謂之識食聲聞者因聲得悟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
 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三運動聞有菩提但般三阿
 僧祇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佛惟直下頓了自

順

心本來是佛無法可得無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
 道人只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佛學道
 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捨不用學惟學無求無著無求則心不生
 無著則心不染不生不染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是
 教化接引門本無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
 無法可得○學道人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物言佛法身
 猶如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將謂法身徧
 於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虛空即法身法身即虛空也
 若定言有虛空即虛空不是法身定言有法身即法身不是虛
 空但不可作虛空解虛空即法身不作法身解法身即虛空虛
 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眾生無異相生死涅槃無異相煩惱菩
 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
 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是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

境 含靈

空本無空唯真耳○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空虛同壽未曾
 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
 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不
 可覓不可求不可智識解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景物會不可
 以功用到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眾生同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即
 是佛佛即是法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心更求於心不可佛
 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修道人直下無心默契擬心即
 是心傳心此為正見慎勿向外逐境為心是認賊為子為有貪
 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
 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得著物譬
 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智
 慧功德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
 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專作

人 落 有

增解所言定慧鑿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
作解暫為中人說即得若欲親證此不可作如此解盡是境
縛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見即見法○自達磨
大師到中國唯說一性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必法傳
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
淨心也唯此事實餘二則甚真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之本也
○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即學道後不念計生死即落
諸魔道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具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
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緣覺道法本不生今亦不滅不起二見
不歇不忻一切諸法唯心是然後乃為佛乘也○凡人皆逐境生
心隨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心滅不念
心而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紛擾耳故萬法唯心亦不可得復何
求哉○學般若法人不見一法可得絕意三乘唯三真實不可證

欲修證異本作
臨終時

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也法華會下拂衣而去者皆斯
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契契而已○凡人欲修證但觀
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
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此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
繫便出世人也切不可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
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同於
法界便得自在○凡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乃至等覺見妙覺皆
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也言寶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
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
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為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
非真實所也故云在近在近者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
契之即是闡提者信不見也一切六道衆生及至三乘不信有佛
果皆謂之闡提善根闡提菩薩深信佛法不見有本乘小乘佛

專義九

右

三

與眾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名聲聞。因緣而悟者名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佛學道人於法上悟。不於心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謂境礙心。謂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念空境自空。但念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恐落空。不知自心本空。萬法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謂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謂小捨。如火燭在燭在。則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

而說

後不見坑窞。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以心印心心不異。印著空則印不成。文印著物則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佛有二身。法身說自性靈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木度萬法。法法身說法不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無所說。無所證。自性靈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比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所言同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者。一精明者心也。六和合者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閒生六識。爲十八界。若了知十八界空。無所有。東亦和合。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不皆知此。但不能覓作一精明。亦和合

解途為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真法則衆生不信
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佛檀檀會不為衆生普捨妙道
遂方便說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深淺皆非本法故云惟此乘道
餘二即非真然終未能顯正心法故召迦葉同法座坐別付一
心離言說法此一枝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

裴休相國傳心偈

予於宛陵鍾陵皆得親

黃蘗希運禪師盡傳心要乃作傳心偈爾

心不可傳以契為傳心不可見以無為見契亦無契無亦無
無化城不住迷額有珠珠是強名城豈有形即心即佛佛即無
生直下便是勿求勿營使佛覓佛倍費功程隨法生解即落
魔界凡聖不分乃離見聞無心似鏡與物無競無念似空無物
不容三乘外法歷劫希逢若能如是是出世雄

嘗聞河東木士親見高安道師傳心要於當年著
偈章而示後頓開龍耳鼓音煥若丹青予惜其所遺
綴於本錄云爾慶曆戊子歲南宗宇天真者題

傳心法要內改十處除落三字係入
九字並按四家錄并別錄為極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懷讓禪師第三世下六十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下七人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就烏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宣州刺史陸巨

池州行者甘贄已上二十
三見錄

資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已上四人無機
緣語皆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

延祐丙辰重刊于湖
州道場山禪幽之菴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具禪師

杭州徑山監宗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潞府潞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甘泉寺曉方禪師

明州棲心寺藏免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

杭州刺史白居易一人見錄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新羅國忠彦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已上三人見錄

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鎮府普化和尚一人見錄

鎮州上方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六人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慧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二人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

嘉禾藏虞禪師一人見錄

羊腸藏樞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二人

鎮州常貞禪師

鎮州奉先義禪師

已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六人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渤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二人

雲水和尚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一人

唐襄州節度使于頓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嚴寺智嚴禪師法嗣一人

黃州齊安和尚

一人見錄

懷讓第三世下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目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眾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委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个什麼不得師云盡見昨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汝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

丈會元
作尺

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亦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
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
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拖出死屍著
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云不
可更拗真作曲邪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梨眼瞎耳聾
作麼師遣僧去問同參會社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
師師云偈曰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謝州山漣
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
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
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恁不祇對時莫是
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个生死根

人

好

法

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公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身有秀才看佛名慈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
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
曾題未曰未嘗師曰得閑題一篇河坊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
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
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
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為什麼未證
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為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
亦得名為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摩
訶般若照解脫其深深法身寂滅體三理圓常欲識功齊處
此名常寂光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
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幻
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

傳第十一

三

師又曰大德是何言歟云如其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
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敢
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其所明二信之中是
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二菩薩摩
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
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生又華嚴云
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
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
為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斷為兩
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
干與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首何經師
曰灼然言不干與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
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大性真圓融皆

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入身便是
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刹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
明達此號知音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拍禪牀右邊曰遮箇師
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拍禪牀左邊曰遮箇師僧
亦誦得云某甲為什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聞道真誦無響
真聽無聞云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
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乃有
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自觀音塞耳根會三无
一體達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僧問南泉云狸奴白
拈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為什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
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狸奴白拈為什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
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入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
無師因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

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又北角童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
 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執即取涼寒即向火僧
 問向上路請師道師云口針三寸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
 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黃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拍露
 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日仰山云人人盡有透箇事只是用不
 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踞仰山仰山云直
 下似箇大蟲長慶至則彼此作家後彼此自此諸方謂為峯大蟲僧問本
 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
 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
 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今秀上座問云南
 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亦祖秀云不問
 石頭見亦祖南泉遷作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
 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

默然秀上坐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
 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
 化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
 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
 普賢師云眾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眾生色身是僧曰河
 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為文
 殊耳根返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
 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行三聖是佛
 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摠名一薄伽
 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礙處非牆壁通
 處勿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偈曰佛性堂堂顯現任
 性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僧問第六第七
 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為大圓鏡智師有

獨曰生依滅滅持七生滅滅亦滅亦七永無遷又有僧問
 蠅斷為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麼
 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
 河國王歸自邑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王去僧云不
 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良米賤柴多是四鄰其僧無語師
 有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真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為是定有為是定無師曰豈有亦得
 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和尚所
 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
 內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又
 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
 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
 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琉璃為法界體以真金像為無漏智

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琉璃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
 是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
 千問善財為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
 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舍元殿裏
 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
 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
 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岸任升沈問有久問
 和尚即隨因緣答恁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
 學人向什麼處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什麼
 處去也師有偈云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
 復誰行南泉有真讚云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
 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南泉久住投機偈今日還鄉入大明南
 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迴頭慙愧好兒孫師答曰今

會元云後高泉
 有投機偈曰云云
 又下師字作泉

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向師又有勸學偈云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因臨濟和尚云赤肉團上有無位真人師乃有偈云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師誠入斫松竹偈云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也去會元注云此乃天王悟事丘玄素具載碑中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麻子左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

南泉

地

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金法眼代云此時我語師從此信又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眾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已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音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敬盡真停留纖豪直似虚空方有少分以虚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師云有什麼你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為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挂情情不挂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

米雷老宿云
會元之其今拜和
尚米雷有何指示
師曰禮拜者禮
拜師曰禮拜一任
拜云云

趙州
南泉

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才禮拜
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
乃擲下柱杖入方丈日師謂眾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
在老僧口口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會子如何師云此
閒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為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留留又云假
饒重重剥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
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亦曰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
庵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南泉偃息而
問日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院日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
瑞像只見即如來日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日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
哭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

不屬

會元及到道五
錢入堂吾曰南泉
一復箭米也師云看
箭云云到案更
執拄杖於法堂上從
過西窗作甚麼
師曰探水黃曰我這
裏一滴也無探箇
甚麼師以杖倚壁便
下

日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
曰道不屬知不知知長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
如大虛廓然虛豁豈可強是非邪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瑤瑤
壇納戒却返南泉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麼處休歇南
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窓師作
火頭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眾俱到師云道
得即開門眾皆無對南泉將鎖匙於窓開過與師師便開
門又到黃蘗黃蘗見來便開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
云救火救火黃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
窗見三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
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些前鹽官云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
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日作什麼師曰探水夾山日滴也無探什麼
師倚杖而出師將游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何處青山不

去

皇江及也障也

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
 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請上坐領某甲畢師自此道化被
 於地地眾請任趙州觀音上堂示眾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
 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為一枝
 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
 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久
 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為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
 藍為什麼有塵師曰又點也又有久與師游園見鬼子驚走問
 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為什麼鬼子見驚師云為老僧好殺僧問
 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真實師云開也僧云是真是實師云真是
 實實是身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闍梨有分僧云某
 甲不招納如何師羊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
 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

會元作婆子為好
師僧又往去

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坐主講什麼經對云講
 涅槃經師云問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踏空吹云是什麼
 義坐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木眾晚
 參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使出禮拜師
 云比來拋擲引玉却引得箇數子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役問覺上坐
 云通來那處亦有久恁麼問慶云向佛道行麻云也向佛道行麻云也向佛道行麻云也向佛道行麻云也
 林中道才出來便成聖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不認成聖子也是道也僧出來且能小且能
 有僧遊五臺問波婆子云五臺山路向什麼處去波婆子云葛葛直恁
 麼去僧便去波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
 勘破遮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波婆子云葛葛直
 恁麼去師便去波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為汝
 勘破遮婆子了也云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云恁麼道什麼處
 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遮婆子勘破僧問恁麼來
 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
 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

傳第十

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眾僧入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樓泊字師曰汝等揔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為什麼恁麼道師曰為汝揔識字法燈別云僧問如何是臺中寶師云合取口法燈別云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杖不曾撥著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僧無對法眼代云也不短有僧寫得師真王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遠見代云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遮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邪師云饒汝從雲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稱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

乍入叢林

上堂

石橋

趙州橋會元作石橋下效之

取方切賈賈賈

師云殿裏底僧問學人迷昧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也未僧云喫粥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忽然惺悟○師上堂云平有是非紛然大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後有僧舉似洛浦洛浦扣齒又舉似雲居雲居云何必僧回舉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舉師才舉前語僧便拍傍僧云者个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乃休此段推原本全無倫理今後別錄改正僧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約師云汝只見掠約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約師云如削答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約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為當挾石橋掠約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云教尹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什處處在門外遮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不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遮販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遮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

3

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菜曰是師云知恩者少貧因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麼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遮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麼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邪僧云玄玄矣師云閣梨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離堯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閒牟尼為什麼不現師云道什麼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鷓鴣為什麼飛去院主云怕某甲師云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院主却問鷓鴣為什麼飛去師云院主無殺心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是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僧云雲峯去師云雲峯怒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僧云某甲道不見

見

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雲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其僧到雲峯依前語舉似雲峯雲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米小趙州敗闕也不口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僧問如何是趙州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遮裏不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遮莫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為人之師云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入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為什麼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曰真定師云搆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云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

受之少閒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為什
麼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
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
得來但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
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二百二十

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串念珠數不盡後謚真際大師

池州靈就為閑禪師謂眾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
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坐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
本分事師云闍梨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
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
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
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
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

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全豈隨風轉
僧云恁麼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為手換義相涉

鄂州菜蕒山和尚初住隋州護國院為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
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柁師乃打之額說

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又在師便休不負箇住處著趙州語和尚先
到雲居雲居問曰老大大漢何不負箇住處說曰什麼處住

得雲居曰出前有古寺基說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
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說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

也不知說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與云弄馬處衆僧侍
立師曰只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師乃打

之云為衆說方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師曰尚
敢道否師云非但菜蕒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

遠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為汝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先寺出家依年
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
二年邑人爭逐貴施米于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空國
禪院一日上堂示眾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嗚呼
濟下一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
勝光和尚鈿園師慕按鏡迴視勝光三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
乃禮拜擬師師與鳴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
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曰
於中夜叫有賊眾皆驚走師到僧堂後架把住僧曰三羅那
提得也提得也僧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即是汝不肯承當師有
偈示眾曰二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羸每日上山三轉問
汝時人會也無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

善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

洛京嵩山和尚信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為什麼不
前師曰無渡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從東出月向西頽
日學人不曾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
僧曰為什麼如此師曰同

曰子和尚亞來參師作起勢亞勢曰這山鬼猶見某甲在
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路欲這語師乃叱之亞路曰木
陣前不妨難密師曰是是亞路曰不是不是

蘇州西山和尚信問三乘土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
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

僧云浙中來雪峯曰公夏在什麼處曰蘇州西禪雪峯曰和尚
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自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
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

山會元作禪
雪峯

南泉大夫回春

會元音抄袖便
出泉帝後問典座
行者在甚處座
特便去也象便打破
鍋各

改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
雪峯曰凡觀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
曰良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
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个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
宣州刺史陸巨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長六出
瓶不得如今不得豎瓶不得換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
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既南泉圓寂院主
問曰大夫何不與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與院主無對長庚代云合
與不合
池州某貴行者將錢參賈文入僧堂於第一坐面前云請一坐施
財上坐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某甲錢却將
出去上坐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賈行者
設粥請大衆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
出去南泉却到厨內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問門召云請和

長庚代云
合與不合

馮山

尚入雪峯隔籬掉過衲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
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麼字僧云心字又自
問其妻什麼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
無施又問僧什麼處來僧云馮山來甘云曾有僧問馮山如何是
西來意馮山舉起拂子上坐作麼生會馮山意僧云僧寫明心附
物顯理甘且歸馮山去好保福關云乃
色空相續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麼僧
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
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羞舞有
唱和者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喜陸為什麼足迹難
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

傳第

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依本州開元寺立德

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謁悟達大師法授禪

滯唐咸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誥以講論自矜

莫有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誦聞法然禮辭游方至
為山法惠之旨乃師滿山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
謚曰無天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蔡氏幼厭俗出家

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十二年丁酉建州乾元寺受具尋遷

五洩山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為第二世也師嘗說偈
其二曰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吾人休處

後未嘗度者要須船其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空一不全是

佛不須更負德只因如此便忘緣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二十

八臘五十四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蒲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父參佛光得心法兼真六宗金剛

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觀興十五年牧杭州訪

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土木

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正之說相反

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對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

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微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觀法

師臨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禪師小漸之賜各廣

言而為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在法處多訪祖

道學無常師後為賓客分司東都整已俸修龍門香山

寺成自撰記凡為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其不佳其
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裏頭來即與
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略本一時地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眾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
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
如何是祖師意師豎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
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瑞禪師法嗣

湖南上村戒靈禪師初參滂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胄
全具滂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滂山曰賊
尚未卸卸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滂山以

滂山

徒

手揖云喏喏師後參永泰方喻其曰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

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又下死

道不得也又下死道學僧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云命法眼代云但引顯示

湖南祇林和尚每吐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叉或曰謂降

魔才有僧來禮便云魔來也魔來也以叉亂揮替入方丈如

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什麼降魔師曰賊

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伴狂

出言無度既知世順世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鐺

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曰臨濟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

如何答云來曰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之無高下皆振鐺盡時

盤山

善化

會元臨濟一日與
陽木塔長老同在
僧堂為坐正話師每
日在街市學風制
頗知他是凡是聖
師忽來請便問
汝且道我是凡是
聖僧便唱師以手
指曰河陽新婦子
云云

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拈其背有迴顧者即展
手云之我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與菜飯臨濟曰
遮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師曰臨濟小厮兒只
具一隻眼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
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師
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見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
曰汝擬去什麼處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制手便
去日入臨濟院臨濟曰賊賊師亦曰賊賊同入僧堂臨濟拍聖
僧問是凡是聖師曰是聖臨濟曰作漢箇語話師乃撼鐸唱
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師唐
咸通初將示滅乃命謂人曰乞一箇直裰入或與披襖或與布
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相師笑曰臨濟厮兒饒
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

口口口口

三月一日者... 或云三月一日... 此漢注之... 日之吉也事也

厲聲曰今日葬不食兩鳥乃自第百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
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反人意稍息第四日自第
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不見唯
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前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

嘉禾藏廩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和中辭親往長沙
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二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

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且扣拗陌遂緣會龍牙山暢
禪師龍牙生受曰溷界不具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
從誰得師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
化乾符六年二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真羊至切
又音真

前歸宗寺智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向如何是佛宗曰我向女

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誠實言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
師曰如何保任宗曰翳在眼空華亂法眼宗若無翳師
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共衣
了却來為子說上佛法師結束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
宗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後歸寂蓋弘照
大師塔曰真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
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越僧迴舉袂夾山云汝
會也無僧云小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已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
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
露鋒僧云為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師初在禪宗會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

已大悟也眾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眾問昨夜大悟底僧出
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不悟試說我看看師
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
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
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
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眾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隊誰人
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
怨無人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駁馬實難窮妙盡還
須畜生行人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知何類三實難
窮師有頌曰猛熾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壓劫誰
差夕杲日無空運照齊師後在鳳

